

#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54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新聞

戰爭與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結  
東北消息彙刊（創刊號）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854

文教  
新聞



大象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戰爭與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結  
東北消息彙刊（創刊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結：

# 戰爭與和平

---

「中學」別冊增刊

---

中學雜誌社編

---

中學生雜誌社編

# 戰爭與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總結

# 戰 爭 與 平 和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月 初 版

民 國 卅 五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每 冊 定 價 國 幣 一 元 五 角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者

代 表 人  
開 明 書 店  
范 洗 人

編  
者

中 國 學 生  
雜 誌 社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85P.) K

總

# 目錄

## 第一編

戰時世界政治.....官鄉(一一)

遠東戰爭始末.....陳虞孫(一九)

歐洲戰爭始末.....陳正飛(三七)

戰後世界形勢.....湘漁(六〇)

## 第二編

法西斯主義和民主主義.....蒲韜(八一)

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科學.....顧均正(九九)

抗戰文藝概略.....茅盾(一三三)

人民的受難與覺醒.....陳原(一四八)

## 第三編

戰爭與和平.....金仲華(一五九)

目次

一



# 第一編

## 戰時世界政治

宦 鄉

關於戰爭與政治的相互關係問題，一向有兩種極端相反的看法。一種以克勞德微茲爲代表，他說：「戰爭不僅是政治行爲，而且是政治的必要因素。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政治是目的，戰爭是手段。」另一種則以魯登道夫爲代表，他認爲：「戰爭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現；所以政治的作用，僅僅在於輔助作戰。」這兩派見解表面上雖然是絕對不相容的，可是，在實際上，如過去歐洲歷史的先例所證明，兩者卻是互相補充的。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是這樣相互地規定着：第一階段——政治決定戰爭；第二階段——戰爭決定政治；第三階段——新的政治決定新的戰爭。

關於這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國際政治鬥爭，已經有過不少的專書敘述了，這裏因爲篇幅關係不再論及。本文所要着重分析的，是這次世界大戰如何清算過去的世界政治，如何決定未來的世界政治。

## 作戰目標的確定

在大戰發生之後，爲了爭取戰爭的勝利，必須加緊政治動員，把人力物力儘可能的集中在自己方面

來，以增厚自己的力量，削弱並打擊敵人的力量。在這時候，一切國內國際的政治措施，都必然是服役於軍事的。

就各國國內的政治動員而論，中國有所謂「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主義，蘇聯有「一切爲了前綫」的號召，英美有「戰時動員綱領」的施行，納粹有「德國及歐洲的動員」計劃，日本有「國政運營」及「戰力總動員」政策。這些表現的形式雖然各不相同，但其目的則一，就是使政治遵循戰爭的要求向前推進，以免勝利之果落於敵人手中。

但是這次戰爭的規模是史無前例地巨大的，是一種名副其實的真正世界大戰。要爭取這樣一個戰爭的勝利，單動員國內的力量很顯然是不夠的；所以交戰雙方還須各自加緊爭取世界的精神與物質支持，甚至還得從對方陣營中爭取擁護者。而這，就非要有一個明朗的、動人的、足以引人入勝的作戰目標宣佈不可。

納粹的作戰目標有兩個：一是強調這次戰爭爲「法西斯主義反共產主義」的戰爭；一是宣傳他們所準備建立的「歐洲新秩序」，將造成一個永久工商繁榮，生產提高，就業充足，貿易興盛的快樂現象。日本的作戰目標，在反共滅共這一點上完全與納粹相同，同時則提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以「驅逐壓迫亞洲民族的白種人」和「從工業與農業兩方面把大東亞造成一個自足自給的經濟布洛克」兩個主張來爭取亞洲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支持與擁護。

德日作戰目標中所勾劃出來的戰後世界圖畫，在其本國人民和被征服國家的人民最初看來，或許不無

若干動人之處。事實上，在德日勝利的初期，的確有不少人是被騙了的。可是，隨着戰爭的持久和擴大，美麗辭藻外衣下所籠蓋着的真相，原形畢露，終至於崩潰敗亡了。

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這次世界大戰，根本是爆發於世界經濟總危機的情況之下，那時爲了跳出這個總危機，德義日這幾個先天不足（如資源缺乏），後天也不強健（如市場狹小）的帝國主義者，遂由經濟的獨佔走上政治的獨裁，由備戰的經濟國家主義走到好戰的政治的法西斯主義。爲了維持統治，她們對內不能不用最殘酷無情的手段，去摧殘屠殺國內一切進步人士及勞苦大眾，乃至毀滅一切文化與人性；對外不能不用非法的手段，去搶奪佔別國的市場資源以及土地，乃至奴役全世界的人類。自世界性的侵略戰爭發生以後，德義日在國內政治生活方面，更加強化其以軍閥財閥獨裁爲中心的法西斯主義來代替那原爲一般有產者所要求的民主；在經濟生活方面，更加強化其以軍需生產爲中心的對勞動大眾的極端榨取來代替那原爲一般有產者所要求的資本體制。這樣，在這幾個法西斯國內，充滿了各種尖銳的矛盾——民主與獨裁、軍需品工業與民用品工業、獨佔資本與中小資本、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一般有產者與封建殘餘……這些矛盾都造成了法西斯國家內潛在的反法西斯生力軍。至於戰爭爆發以後的德義日對外政策，其侵略性如此的濃厚，對待被侵略民族的暴行是如此的殘忍可怕，使得全世界範圍內，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好，社會主義國家也好，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也好，都被逼得非大家聯合起來反對她們不可。她們的做法造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聯合戰綫，她們所宣傳的具有分化作用的「法西斯反共產」口號，反而無人理會了。愈戰愈加深它的矛盾，愈戰愈反動，愈戰愈揭破其作戰目標的虛偽，愈戰愈滅弱它的作戰力

量——這是法西斯國家潰敗的基本原因。

這在聯合國方面就不同了。在中日戰爭初起的時候，戰爭的意義還是相當狹小的，戰爭的目的還只能局限於反侵略，戰爭的性質還只能說是民族性的，沒有力量也沒有基礎同時提出反法西斯和保衛民主的目標來。後來戰爭的範圍擴大了，大家的認識也就清楚了：要消滅侵略，要使全世界人民可以和平相處，要號召全世界的人民大眾（包括法西斯國家的人民大眾在內）在一個旗幟之下向着一個總方向去奮鬥，就必須消滅法西斯，必須澈底實行民主。這樣，戰爭目的就不復局限於消極的反侵略，而積極地發展到反法西斯，爭取全世界的民主自由；戰爭的性質也進步為民族性，民主性的了。

聯合國這樣輝煌的作戰目標，是由偉大的故羅斯福總統所首先揭出的。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在致國會咨文裏指出，聯合國的最後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具有四種必要的人類自由的世界。這四種自由是：第一、言論與表示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免於匱乏的自由；第四、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應以這些偉大的概念——道德秩序，來反對那獨裁者們用炸彈威力所造成的暴行所產生的所謂世界新秩序。」

同年八月十四日，羅斯福又與邱吉爾發佈著名的「大西洋憲章」，更加把聯合國的作戰目標明確化了。「憲章」的內容雖然只有短短的八條簡單原則，但卻斬釘截鐵地規定了這次戰爭的目標為爭取全世界的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為消滅法西斯，建立戰後世界永久和平。「憲章」第一條到第三條規定：「兩國不自行擴張領土」；「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之領土改變，兩國不願其實現」；「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

其所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此項民族權利有橫遭剝奪者，兩國均欲使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由政府」；這些都說明各民族均有獨立自由的神聖權利，不容他國干涉侵略。第六條又說：「特納粹之專制宣告最後之毀滅後，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國人民俱能在其疆土以內安居樂業，並使全世界所有人類悉有自由生活，無所恐懼，及不慮匱乏之保證。」由這一條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所謂「民主」的含義已有新的內容，即不僅是「政治的民主」，而且更進一步要造成「經濟的民主」。

大西洋憲章頒佈後不久，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美蘇英中等二十六國又簽訂共同宣言，擁護大西洋憲章中所包括的共同目的與原則。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底莫斯科會議中，對於國際民主，又有了極重要的具體規定，主張「確立一種普遍的國際組織，以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為基礎，這些國家不論大小，都可加入為會員國，以維繫國際的和平與安全。」這就是說，所謂國際民主的含義，不僅指各民族的獨立自決，而且還包括強大與弱小各民族之間的絕對平等。

由於這種光明崇高的作戰目標的號召，纔造成了聯合國陣線方面空前堅強的團結與全部人民力量的動員，最後終於贏得了勝利。以美英蘇各民主國家的內部來說，從戰爭開始一直到勝利結束，從來就不曾發現過反戰厭戰或對勝利沒有信心而驚惶不安的情緒，也從來不曾有過對政府作戰措施不擁護不耐的情緒表示；所以戰爭愈長，後方愈鞏固，政治力量愈堅強，生產愈提高，出錢出力愈踴躍，與軸心國之愈戰愈弱適成反比例。拿聯合國的團結來說，也是一樣：儘管法西斯國家在戰爭期間用盡了各種計劃陰謀，妄想離間美英蘇，妄想拉攏中立國，可是事實上，美英蘇的團結卻日益堅強，中立國也只有日益傾向到反侵略

的方面，有若干過去對德義日維持善意中立的國家，後來也不能不改採嚴格中立的態度了。至於以中國爲首的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被壓迫弱小民族的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民族革命運動，當然也受到聯合國作戰目標的鼓舞而更加堅定，更加高揚。

這三種力量，匯合成爲大戰期間的民主陣綫的洪流。所以這次戰爭的勝利不僅是中美蘇英同盟的勝利，而是全世界善良人類的共同勝利，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勝利，也就是民族自決、民主自由的勝利，乃至是整個歷史的勝利。雖然這次作戰目標在勝利之後的今天，已經大半被強權政治所拋棄了，但它已在廣大人民心中生了根，人民是會以本身的力量去逐漸求致實現的，任何狡詐和暴力都不能永久阻止住人民的前進的。

### 現實政治利益的協調

在任何一個聯合作戰的戰爭中，總不免要碰到兩個問題：其一是戰爭如何打法？其二是打完之後怎樣收拾殘局？前者是軍事的，後者是政治的；但兩者卻無法彼此孤立，而是密切地互相連繫着，互相影響着的。如果作戰統帥部中對第二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則對第一個問題所取的態度也必然因之而異。舉例來說，曾經有人看重亞洲的收拾甚於歐洲，深怕蘇聯過問亞洲的事情，於是在戰略上主張先打倒日本再打倒德國。又如，邱吉爾深怕蘇聯的勢力籠罩住整個東南歐洲，所以主張把第二戰場開闢在巴爾幹半島；而蘇聯則唯恐英國再抄襲一九二〇年後的東歐「衛生地帶」計劃，所以堅決主張第二戰場應開闢在西歐。凡

此都給我們證明，現實政治上利害的衝突是如何嚴重地影響到戰略計劃的決定與執行。因此，調協現實政治的利害就成了每次軍事上重大開展的前提。

在一九四三年開始以前，美英與蘇聯雖然都已對軸心作戰，但是大家都在各打各的，美英正竭力企圖肅清非洲，取得進攻歐陸的跳板，而蘇聯則在拚命撐持，希望站穩腳步，準備反攻。雙方只能說是在呼應着作戰，還談不上協同作戰，當時是無所謂現實利害的衝突的。假如有的話，那倒是在美英之間，而不是在美英與蘇聯之間。美英之間的衝突是什麼呢？是關於爭取法國的競賽。華盛頓方面預定的計劃，要通過阿爾及爾的吉羅德將軍以傳達其影響於維琪的貝當，使她將來可以有一個現成的勢力作為槓桿，以便據以轉移歐洲形勢；這在英國是極端反對的。英國在歐洲的傳統政策，不是聯德制法，便是聯法制德，在德國動向未曾確定之前，要她坐視吉羅德把法蘭西小姐的牙章給別人，當然是無論如何不會心甘情願的，英國因此竭力支持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希望使戴高樂將軍在法國未來的政治計劃中有所憑藉，以發揮其作用。這一衝突，後來在魁北克會議中因美國的讓步而解決了。

一九四三年七八兩月是國際軍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捩點。在這時候，北非的障礙已經肅清，美英聯軍開始在義大利半島登陸，在歐洲大陸的邊緣上建立了橋頭堡，隨後不久，巴多格里奧政府就投降。同時在東邊，則蘇聯先後將兩年中淪陷的重鎮如卡爾科夫、斯摩稜斯克等地方一一克復過來。這種軍事上的發展引起了戰略的與政治的重大變化。在戰略上，蘇軍與美英聯軍同在歐陸對德作戰，已到了必須取得協同的階段，單靠呼應是顯然不夠的了。政治上的影響尤其嚴重。首先就蘇聯方面的情形來看，她現在已有

相當把握將納粹驅出國境以外，因而她不僅感覺到自己已站穩了腳步，並且也開始感覺到已相對恢復了執行獨立政策的能力，她對戰後歐洲問題的態度逐漸堅決起來了。這一點決定了歐洲戰局的次一發展，非得經過一個重大的政治醞釀期不可。再就美英方面的情形而論，墨索里尼的倒台和義大利的投降，使美英不能不抓住這個機會，慢慢地謹慎地爲戰後局面佈置出一個輪廓來。這樣，美英在歐陸每進一步，便須在政治上佈置一步。

美英與蘇聯之間的政治衝突在哪裏呢？大體講來，蘇聯由於這次大戰的教訓，對於中歐和東南歐諸國，力採積極干涉的態度。她爲着滿足自己的安全感起見，不能不希望這些國家新成立的政權，都能像第一次戰後的凱末爾政權或斯特萊斯曼政權一樣，經常對她保持着親密的關係。尤其對於德國，她也不願在費盡氣力把希特勒打倒之後，坐視另一採取敵對態度的政權在德國被建立起來。她之所以仿效英國式作風，聽任「自由德國委員會」在莫斯科組織起來，用意即在於此。這件事情在華盛頓和倫敦所引起的嚴重反響，再加上西歐第二戰場的遲不開闢，轉過來又使蘇聯不能不存着猜忌心理，以爲美英是有意坐待蘇聯實力的削弱，然後再看適當時機加其壓力於德國國防軍系統，以爲推倒希特勒結束戰爭之計。同時，在美英方面，則蘇聯向西的軍事進展愈速，愈有早日超出國界的趨勢，美英就對於蘇聯勢力影響以向西伸張愈感惴惴不安，深怕戰後歐洲各國形成一種類似上次大戰之後的普遍革命危機，使美英本身的社會經濟體系也連帶感受震動；這種疑慮與猜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使得蘇聯解散共產國際，對宗教世界採取融和政策種種措置，都不爲美英所十分重視。這些現實政治利益上的基本矛盾，阻止了戰爭的順利進行；假如不

設法予以克服消除，那軍事上更進一步的開展幾乎是不可能的。

基於這樣迫切的要求，一九四三年十月，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會後發表了一個中美英蘇四國安全宣言，替後來在十一至十二月間舉行的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和英土會談，在原則上奠定了基礎。這幾次會議的主要收穫是：（一）四個國家不僅約定了對共同敵人的投降及解除武裝事項須採取一致行動，且相約把戰時合作的共同步驟推而施之戰後，俾能實現一普遍安全的制度；（二）只有反法西斯的力量纔可以在將來國際普遍安全機構內和各國國內享受民主的權利，而其所享權利的大小，應該依照它對反法西斯鬥爭的貢獻大小來規定，這樣就在爭取中立國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三）某些有礙於盟邦間進一步團結的特殊問題，已經覓得了個別解決的方式——譬如，恢復甲午戰爭以後的中國失地問題，及朝鮮獨立問題，已在中美英開羅會議中獲得確認；又如，伊朗的戰後地位問題，已由德黑蘭會議予以擔保，而捷克合法政府對蘇邦交問題，也已經由莫斯科會議覓得正常發展的途徑；（四）規定了奧地利必須恢復自由獨立，而義大利則必須改造為民主體制，並且列舉了恢復與改造的具體步驟；（五）此外，會議中關於東南歐的軍事計劃還成立了秘密諒解，大致除希臘外，南、羅、保、波、捷、匈等國的解放任務完全由蘇軍擔任，當然，隨着這種軍事解放而來的是政治控制的默認。

這四次會議的成就，正式揚棄了清算了過去二十多年中西方列強在歐亞兩洲所推行的均勢政策。這種均勢政策的特點：在歐洲，是縱容德國並組織反蘇陣綫，因而一面與蘇聯的反法西斯政策不一致，一面與全歐各弱小民族的獨立政策不一致；在亞洲，是始則袒日，繼則一面援華一面濟日，因而與中國民族解放

政策相對立，同時也與蘇聯扶助東方民族獨立的政策不相容。現在這些主導世界政治發展方向達二十多年之久的因素，都被莫斯科會議、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所整個推翻了，歷史從此又揭開了新的一頁，無怪乎羅斯福總統在總結這些會議時說道：「過去數週中，歷史已在創造；其所創造者對於全人類之貢獻將遠逾吾人之所知或過去數代內之所敢於希冀者。」

由於這些政治上的諒解，所謂「第二戰場問題」，被從複雜的政治關係阻礙下解放出來了，這原是純粹的戰略問題。同時，捷克貝奈斯總統在英國同意下赴蘇締結蘇捷同盟，表示美英已經結束了東歐封鎖計劃，替蘇聯奠定了建立東歐安全圈的基礎。前者加速了美英聯軍在法國的登陸，後者發動了蘇聯對東南歐的攻勢；東西夾擊納粹的行動從此可以開始了。

但是，政治是富有發展性的，她會隨着戰爭的每一進展，採取着更複雜的形式，浮現出新的難題來。所以必須隨時以軍事上不懈的共同努力來保證政治上獲致諒解的誠意，以政治上不斷的洽商來克服軍事上共同努力的障礙，然後纔能縮短戰爭過程，早日贏得勝利。

一九四四這一整年，美英蘇各方都把全部精力擺在軍事上面。這十二個月裏面，整個世界好像是翻了一個身，第二戰場開闢了，蘇軍的夏季攻勢發動了，東歐解放了，西歐勝利了，戰爭發展到了德國本土。可是到了那個時候，政治上的問題又來了。

原來在德黑蘭會議以後，美英兩國的右翼勢力，就開始痛責美英政府對蘇聯讓步太多，痛責羅邱把整個東歐讓給蘇聯做「勢力範圍」；他們並且高唱英蘇瓜分東西歐的說法來猛烈打擊德黑蘭會議的協定。尤